

「含媛量」

本想趁國慶假期，參觀京城的一個畫展。朋友知道後，勸筆者不如過幾天再去，因為近期「含媛量」過高。哈哈一笑，決定緩行。

有讀者可能對「含媛量」一詞感到一頭霧水。但對最近飽受批評的「佛媛」「病媛」也許不陌生。更早一點，要追溯到「拼單名媛」。她們天天在社交平台上晒自己開跑車、挎名牌包包、住總統套房，享用着五星級酒店的豪華下午茶……舉手投足間，滿身都是奢侈品。後來被曝光，原來都是幾十人上百人拼單，去購買一份下午茶，或是租一天跑車、手包，然後排隊輪流拍照。

曝光的方式更讓人啼笑皆非。有新人不諳行規，沒等大家拍完照，就咬了一口下午茶裏的蛋糕，結果引發窩裏鬥，「相互揭醜，同歸於盡」。拼單這條路走不通了，「名媛」們紛紛轉場，將寺廟、醫院當成了舞台。畫着精緻的妝容，甚至衣着暴露，扭捏作態，自然也少不了奢侈品的「凡爾賽」。道具、台詞、構圖，幾乎一模一樣，

實現流水線生產。

打造虛假人設，滿足虛榮心只是第一步，接着便是通過網紅套路吸引流量，帶貨營銷，割韭菜變現。本是佛門清淨地的寺廟、救死扶傷的醫院，被搞得烏煙瘴氣。還有「茶媛」「藝媛」「國學媛」，其路數都是換湯不換藥。越是標榜自己不是庸脂俗粉，卻越是滿滿的低俗與銅臭。

而所謂的「藝媛」，就是那些遊蕩在畫展的「名媛」，以顯示自己的文化品味。她們自然也是奢華的穿搭，在拉斐爾、畢沙羅、黃賓虹、傅抱石的畫作前，擺出看似漫不經心的骨子裏的優雅，再從網上搜索幾句文縐縐的典故當文案。於是，就有「藝媛」悍然配上「願做揚州瘦馬，伴你浪跡天涯」。但凡多識幾個字，誰看到這，能忍住不「噴飯」？



瓜園蓬山
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有魔力的手稿

自從上次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發現可以借閱作家手稿之後，我就一直心心念念想要找個機會回去再看。這次終於給我找到了兩個小時的空閒時光，立刻一頭扎進圖書館。這次，借的是余光中先生的手稿。

眼前是余光中先生的《弔濟慈故居》淺黃色豎排格稿紙上，余光中先生的字工工整整，每個字都大大的，或多或少都超出格子的限制。「天」字的一撇一捺左右出格，「色」字則豎着跨過了上下兩格，彷彿余先生用格稿紙並不是為了讓橫線限制自己字的大小，而是只是想借助豎線來讓每一行字寫得整齊。

「兩百年後，美，是你唯一的遺產／整棟空宅都靜悄悄的／水松的翠陰濕着雨氣／鬱金香和月季吐着清芬／像你身後流傳的美名／引來東方的老詩人尋弔。」

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小小的閱覽室中，余光中先生親手寫出的文字帶我穿越了時空，來到北倫敦那幢小白樓前。兩百多年前，濟慈這位與拜倫、雪萊齊名的浪漫主義詩人曾在這裏生活；自稱「東方老詩

人」的余光中先生，同時又是濟慈詩作的中文譯者。雖然在濟慈於意大利離世之後七年，余光中先生才在南京出生，但在手稿的一筆一畫之中，我仿佛看到了兩位詩人的對話——

身患肺結核的濟慈，咳出一口鮮血。

余光中的眼中滿是憂慮與悲傷：「寫詩與吐血原本是一回事／乘一腔鮮紅還不曾咳乾／要搶救中世紀未陷的城堡／古希臘所有岌岌的神話／五尺一寸的病軀，怎經得起／冥王與謬思日夜拔河。」

濟慈指着自己的墓碑說：「此地長眠者，聲名水上書。」

余光中回答說：「豈能讓名字漂在水上／當真把警句咳在血中。」

從手稿中再次抬起頭的時候，驚覺已是兩個小時之後。果然是能讓人穿梭時空的、有魔力的手稿！



大川集利貞

逢周一、三、四見報

秋日滇紅

滇紅茶最好的季節，是在秋天。身體逐漸升騰起自己的溫度，莫名帶出一股不為外物所動的禪意，順勢沖泡一杯滇紅，即便是置於鋼鐵叢林中，也能短暫當一次閒雲野鶴。

在所有的紅茶品類中，滇紅很有代表性，從滋味到樣貌，都非常有辨識度。作為發酵茶的一種，有人用「形美、色艷、香高」幾乎給打了滿分。三十多年前，鳳慶滇紅作為禮品被贈送給來訪的英女王，之後也曾在大洋彼岸掀起過一陣小高潮，當年的東方神秘力量，大概已經能讓人化干戈為玉帛。如今在國內人氣漸長，愛茶的人都心照不宣，換季之時泡一杯滇紅，性溫耐寒，甜入脾胃。幾口下去，上班族的焦慮疲憊，女生的手腳發涼，也算是找到解藥了。誰說茶是男性偏愛，說到月底還要看是哪種茶，什麼味道。

講產地，雲南是滇紅的故鄉，很多簡稱為雲南紅茶的，其實就是滇紅。鳳慶這個地方雖然在旅遊日誌裏稱不上出名，但在茶農的手札中卻是風水寶地，高海拔和充沛的雨量，肥沃土壤和豐富的腐殖質，全都約而同跑來給滇紅加持。可以說如果不是普洱名聲在前，如今的雲南茶界，恐怕也要換一換山頭了。講味道，滇紅的甜是圓潤的溫和的，有種被煮過的水果清甜，也有最本色的茶香。因為果膠含量高，煮好的茶葉取出來折斷，都能拉出絲來。不一樣的滇紅氣質差別很大，第一口下去能馬上品出紅薯味的，其實並不算優秀，要打破這股悶，在味蕾和喉嚨間搶到一股爽冽，才是「有點東西」，就像高原上的花，奔放出野性而無拘的光。幾秒出湯，喝茶人並不為消磨時間，而是讓紅塵裏打着滾的自己抖一抖灰塵，抬一抬頭，無論什麼時令季節，都能看見這一份澄清。

食色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小公園

「佛媛」「病媛」

這幾天，在京郊八大處附近開會。這裏昔日是皇家寺廟群落。會議間隙，登山遊寺。忽然想起當下有一類「網紅」名曰「佛媛」。她們衣着或時尚或性感，在佛寺廟宇拍攝短視頻，假模假式抄經禮佛，實則為了「帶貨」。佛門本是清淨之地，即便是作為遊覽景點的寺廟古蹟，也自有質樸之風。所謂「佛媛」，實在與「佛」之氣度離得太遠。

現在，我國短視頻用戶規模達到了八點八八億，短視頻在網絡生活中的比重越來越大。幾分鐘甚至幾十秒的短視頻，既為名淵，亦成利藪，是「網紅」集散之所，也為資本必爭之地。於是，孵化、製造「網紅」成了一種工業。「自來紅」遠

沒有「催紅」「炒紅」的多。

「網紅」是表演，但又和慣常看到的表演不同。前者在舞台上，後者在生活中。因為有舞台，我們縱然感嘆「演得像真的一樣」，也斷不會將它當作真的；現在生活成了「舞台」，即便「網紅」的表演假意盎然，也讓人不自覺地將這種幻象與真實重疊起來，心智不夠成熟的少年更易如此。

繼「佛媛」而起的還有「病媛」。「佛媛」假扮有心向佛，拿佛門做賣場。「病媛」表演「生病」，將醫院做幌子，創造新奇感，最終目的也不外「帶貨」。電影電視、話劇戲曲中自然有「病人」。美麗的女病人，甚至可歸為文藝形象之一

資深報人楊奇先生於十月一日去世，享年九十八歲。

楊老一生參與創辦、主持過多份報紙：《前進報》、香港《正報》、香港《華商報》、香港《大公報》、《南方日報》、《羊城晚報》、《肇慶日報》。

《羊城晚報》是內地第一份大型晚報。楊老定下了「寓共產主義教育於談天說地之中」、「移風易俗，指導生活」的辦報方針。《羊城晚報》不拘一格、活潑多樣的風格，使她一時成為內地報業楚翹。南方散文大家秦牧先生的作品《藝海拾貝》，最早便刊於《羊城晚報》，是許多青少年的文藝養料。

本人有幸成為其三十年作者的《大公

報》，更是以她百年優秀傳統及與時並進的特色贏得了口碑。

最先發來楊老消息的，是香港報業朋友，後在別的群圈也陸續見到。

我的生活與楊老本無交集，但通過群圈才知他與我密交的群友們關聯近切。

我中學同學聖宜的父親，是資深報人與唐詩專家劉逸生先生，上世紀六十年代劉先生的《唐詩小札》是無數人啟蒙的國學讀本。聖宜憶述了父親與楊老終生的情誼：同為中山沙溪人，同在香港就讀新聞學院，又同在港共創《正報》、《華商報》，及後齊返內地參與了《南方日報》、《羊城晚報》的創立。聖宜的祭詞是：父摯仙逝，曷勝其哀（父親的摯友去

雁過留聲

九月份，香港舞台劇界接連發出哀號，兩位女性戲劇工作者先後因病離世。雷思蘭是香港話劇團的資深演員，熱愛戲劇的觀眾必然看過她的舞台演出。思蘭本身來自內地，能操標準普通話。八十年代中期我曾觀賞思蘭在港演出翻譯劇《不可兒戲》的普通話版，在當時的粵語劇壇可說是突破。多年來，思蘭都是香港話劇團的中堅分子，演活不同角色，在普羅劇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。

另一位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編劇系的鍾燕詩，二〇一〇年編寫《我不是霍金》，劇本以自閉症為故事主線，透過年輕女角阿昕表述其家庭，包括父親、母親

及患有自閉症妹妹阿希的生活感受，表達了本地特殊病患人士的情況，與社會的關係，以及其身心發展目標。燕詩的編劇技巧既有整體布局，亦有旁枝插敘；間有通俗幽默，亦有抒情寫意，令《我》劇獲提名當年香港小劇場獎的「最佳劇本」。據悉燕詩是「八十後」世代，近年雖然病患纏身，但仍不忘劇本創作及戲劇教育的工作。英年早逝，實在令人更加惋惜。

人生匆匆幾十年，吸氣與呼氣之間就是一輩子，活著到底能夠得到什麼？誠然，世間何止千百萬人，大部分人都是平凡地度過，默默無聞，終生沒有遺下名聲或貢獻。另有一些人，在固然或偶然之

彈奏圓舞曲的蕭邦

在所有擅長彈奏蕭邦曲目的鋼琴大師中，二十世紀法國鋼琴家桑松·弗朗索瓦無疑是我最推崇的演奏家之一，他的節奏和韻味是那樣的特點鮮明，身為「爵士粉」的他連演繹蕭邦樂曲的斷句都似乎帶着爵士樂般的靈動，也凸顯出他性格中的灑脫和不羈。弗朗索瓦的全集早已收入囊中，但黑膠收的不多，因為其專輯封面多以照片為主。近日新收了張EMI唱片公司發行，桑松·弗朗索瓦於一九七二年錄製的蕭邦十四首圓舞曲黑膠，還是以名畫作封面，着實令我喜出望外。封套這張「鋼琴詩人」畫像不僅是這位波蘭作曲家最具辨識度的肖像，

且還出自其知音兼摯友，法國浪漫主義巨匠歐仁·德拉克洛瓦之手。

在結識喬治·桑兩年後的一八三八年，蕭邦經由前者的引薦與德拉克洛瓦相識，二人一見如故結為莫逆。年長蕭邦十二歲的德拉克洛瓦對這位才華橫溢的波蘭青年推崇備至，並盛讚他「比任何人都更加接近莫扎特」。同年，德拉克洛瓦為已是情侶的蕭邦和喬治·桑繪製了一張雙人半身坐像。畫中的「鋼琴詩人」坐在琴前演奏着，面容消瘦的他目光堅毅並直視觀者，彷彿若有所思；喬治·桑則默默地坐在他身後，手掐雪茄雙目低垂，神情專注地傾聽他的演奏。畫家創作這



幅二人肖像畫的初衷或是記錄這兩位友人極富真情實感的情境。通過他對喬治·桑的神態描寫，可以明顯看出後者正全身心沉浸在愛人的彈奏中，且面帶愉悅和熱情來回應對樂曲詮釋的鍾意。然而，或許緣於二人不歡而散的結局，直至德拉克洛瓦去世畫作仍舊存放在其畫室

類。《紅樓夢》裏的林黛玉、《茶花女》的瑪格麗特，心口疼的西施，是真病媛。病在她們身上，成為增強藝術感染力的因素。不過，西施的心臟病是真的，而且她並不為速效救心丸代言，這才保持了幾千年的「流量」。

「佛媛」、「病媛」類的網紅，讓人反感是因為缺乏對生活的基本尊重。這又涉及倫理問題。我們有沒有權利把生活本身當作表演，將生活的任意部分展示給公眾，哪怕這是屬於你的生活。在生活被視頻充斥的今天，這個問題值得思考。若問我，答案是否定的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世，有什麼比它更哀痛的呢）。

當年下鄉當「知青」的同學也表達了哀悼之情。他們所在的韶關黃陂農場也是當時廣東宣傳系統的幹部學校，楊老一度在校勞動。他們平時聚會就會談及楊老的點滴，口中的楊老誨人不倦，親切博學。

我的父輩與楊老之兄過往從密，楊兄之女還是家妹同學。楊老去世自也引起了舊事憶念。

一位與香港關係深切的老報人去世了。我們悼念他，祝他一路走好！



人與歲月 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三、五見報

間，對自我或他人做出一些事情，或是一些成就，那麼便特別令人敬佩及懷念。如我般在香港成長的一代，有多少人已經離去？這刻我想起梅艷芳的歌曲《似水流年》，又想起羅文的名曲《獅子山下》，以至沈殿霞（肥肥）的爽朗笑聲，這些陪伴我們成長的聲音，就在腦海盤旋不去。

所謂「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」，感謝藝人和藝術家在世間留下一份印記，為我們這些普通人的生活添上一份姿采，為我們的生命留下一份美好和珍貴的回憶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中，並未贈與二人中的任何一位。更令人扼腕嘆息的是，作品在被拍賣後被新藏家切割成兩幅獨立肖像，其目的僅是為了能賺取更多的利益。其中蕭邦的半身坐像損失慘重，被直接裁切成了胸像，幾乎和出現在《弗朗索瓦14首蕭邦圓舞曲》封套上的畫面比例相同，如今安靜地懸掛在巴黎羅浮宮的十九世紀法國繪畫展區中。

（「碟中畫」《弗朗索瓦14首蕭邦圓舞曲》／《蕭邦肖像》）



藝加之言 王加

微信公眾號：Jia_artscolumn

逢周三見報

每年都要進行「安全培訓」，後來改名為「安全震撼教育」。比如，觀看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爆炸的視頻以及災後寸草不生的景象；比如，一批又一批的核安全專家開辦主題講座。日子久了，我發現：「震撼教育」，個體針對性越強、空間越小，效果就越好；越是貪大求洋、動輒一個大禮堂上千人的規模，再加上案例年復一年、難有新意，就越是「眼睜睜」，既無法震撼心靈，也很難達到目的。

由此，我想到了眼下香港的小學的《國安法》教育。去年國家憲法日，很多學校開辦主題展覽，

宣傳《國安法》，我觀摩後感覺作為知識的普及，已經十分豐富，策劃也頗有心思。下一步完全可以向「震撼教育」邁近。只有在國家安全的問題上，讓青少年震撼多一點，才能從理念、觀念、情感上，對國家認同深一些。



負喧集 趙陽
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見報